



3月25日,《追梦女人——张丽玲与〈我们的留学生活〉》一书签名售书活动火爆北京图书大厦,热心读者争相目睹张丽玲女士的风采。

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让无数观众为海外学子的艰辛创业流下了热泪。然而,张丽玲拍摄此片的动机、她在拍摄中所付出的大量心血等许多幕后故事却鲜为人知。请看——

如何伟大,他一定得让我尊敬、值得我尊重才行。或许,与少年时代的经验有关,她的感性来自生活中的一点一滴。

一生的劳动来偿还这笔钱,值!”

东瀛留学 第二人生

22岁那年,张丽玲异想天开,不顾周围朋友的反对,决定到日本留学,专攻导演。理由就是她不愿被人挑来挑去。她清楚地记得,1989年6月19日,她坐的那架飞机只有7名乘客。到达成田机场时,一个40岁出头的男人从机上搬下9个箱子,里面装着锅

为了沟通 为了理解

1997年8月,张丽玲用拍摄的资料带做了一个样片,带着这部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纪录片走访了国内多家电视台。最终,北京电视台同意

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的背后

——大富股份公司社长张丽玲的奋斗史

刘迪

今年1月31日,又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春节招待会上见到张丽玲——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的制片人。她光彩夺目,不仅因为她的美丽,而且还有她的自信。她告诉我这部反映留日学生生活的纪录片火爆京城。其实,很多人只知道她是制片人,却不知道她还有另外一重身份,即CCTV大富的社长。

创立大富 沟通中日

在东京,人们看惯了办公室中着正式套装的职业妇女,而张丽玲蓝色牛仔装下配着的鹅黄色条纹衬衣,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印象。她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的是“大富股份公司社长”。这是一家专门将中央电视台节目传播到日本的公司。注册资本1亿5千万日元,股东均为日本最著名的企业:京瓷、富士电视台、索尼、旭通讯社、电通。

认识张丽玲时,她叫张壑丹,还是一个留学生。几年前在中国驻日使馆的国庆晚会上,她递给我的是一张大仓商事的名片,她说学艺大学毕业后,进了这家公司的粮油部门。但她告诉我,她正拍一部片子,是关于留学生和在日华人的。她说每天都很忙,除工作外,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节假日都要拍片。又过了两年,日本媒体有关她的报道突然爆发,关心中国的日本人以及在日华人都知道了她的名字。因为张丽玲这个名字与“CCTV大富”——专门播放中央电视台节目的公司联在一起。

几年前,张丽玲受朋友之托,为中央电视台卫星节目在日本播放寻找合作伙伴。她最初想到的就是自己工作的大仓商事,她促成了大仓商事与富士电视台合作,建立了大富股份公司,专营中央电视

台卫星节目的在日本播放。1998年6月,CCTV大富正式开播,读卖新闻、日本经济新闻等20多家主要媒体发表了消息。此后半年多来,日本媒体有关CCTV大富的报道不断。CCTV大富的节目是以中央电视台第4频道(国际台)节目为主,并切入第1频道的部分节目。这个面向日本的频道通过卫星24小时传送,实现了与中央电视台同步播放。日本媒体估计,目前在日本,华人有25万,只要有5%即12000人加入该频道,就可以实现收支平衡。张丽玲告诉我,以前预计观众可能华人居多,但从契约者姓名来看,70%是日本人(其中可能不少是残留孤儿)。目前该频道收视者不断增加。我采访时,正是春节前,许多客人通过电话询问加入该频道手续,以便赶上春节晚会。

一位日本经济界前辈感慨道,“中国电视台直播日本,其力量胜过千军万马”。也有人把中央电视台落地的影响比之不亚于中日恢复邦交。富士电视台制片人横山隆晴说,现在全日本有300万人学习中文。日本大学选择第二外语最多的是中文。这些人是潜在的观众。他说,“喜欢中国的人是真心喜欢”。有的日本观众说,虽然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一句话也听不懂,但只要看就觉得有意思。

追求感动 锋芒初露

我们谈她的留学生片子,谈CCTV大富,她那顽强的性格逐渐凸现。张丽玲的性格爱憎分明。受人伤害则刻骨铭心;点滴之恩亦难以忘怀。她生长在浙江一座小城,父亲是小学老师,“文革”中只因说了一句“我们什么派都不是,是自由派”,便被折腾得死去活来,工作不断被调换。张丽玲七八岁时总被一群小孩欺负,只因不是本地人。她跟他们打架,没有自己的伙伴。她说那时不愿呆在家里,喜欢一人到河边玩。父亲收入菲薄,母亲含辛茹苦养育了4个孩子。张丽玲那时便尝到生活的艰辛。

她告诉我,小时她爱看的是样板戏(那时代也只能看这个),看了无数遍。那时想做的事情就是演戏,这倒不是为出名,而是她觉得这样能感动人。她梦想做能打动人、引人共鸣的工作。她也喜欢小说,读一本好小说,有时一连数月,脑子里都是小说主人公的形象,吃饭、睡觉、做梦都挥之不去。

15岁,张丽玲高中毕业,她只身北上,在京闯世界,先进一家文艺团体,没多久便单干打起天下。几年下来,她在《聊斋》、《西游记》等多部电影、电视剧中扮演了角色,在别人看来,她一帆风顺。但,她不是那种甘于被人挑来挑去的性格。她喜欢演戏,愿意琢磨戏中角色,却并不愿学入角色前的那套关系学。她说,不论局长、部长,跟我都没关系。不论人家说他

碗瓢勺、大米、面粉、方便面……她看着看着,出了神,感觉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画面,一个长长的镜头。她感叹道:留学,这真是一个艰苦的、不可思议的过程。她孤独地站在机场凝望这场面,心想,那个人一定带来很多梦,同时又一定有很多辛酸。因为他已经不年轻了,他一定是告别了妻小,挥泪而来。他抛家舍业寻找的是什么呢?在这陌生的环境中,不懂语言,简直像婴儿。张丽玲想,婴儿还有母亲,而自己连婴儿都不如。因为这些都是自己抛弃了所有的人际关系,抛弃了母语环境,抛弃了自己熟悉的工作。想着想着,张丽玲不禁深深叹息。

张丽玲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人生。或许是机场最初一幕印象的反射,那最初叹息的回声,以致1995年张丽玲硕士毕业后在大仓商事工作后,内心深处依然涌动着一个强烈的愿望——要拍一部反映留学生的纪录片。

看起来,现在是一个视觉媒体的时代,拍片子好像易如反掌,但回顾张丽玲这几年的经历,人们不禁为她的付出、她的热情、她的顽强而感慨。

“这部片子已经花了6400万日元,是我个人的存款和向朋友借来的。尽管负了如此巨额的债务,她仍然乐观。

刚产生拍片想法的时候,她曾想,如果去找100个人,总会有一个愿意帮助的。但她是火性的人,说干马上就动手。她说,“如果集资可能,也要等半年后才能实现,那时候我可能热血已凉。我想马上开始。”

她怀着一团火,找到富士电视台的大腕制片人横山隆晴。她直截了当说了自己的想法,而这时她甚至不了解纪录片的ABC。她面对的横山,应该说对中国也是一无所知。因为张丽玲是他一生中遇见过的第二个中国人,以致他开始以为张是日本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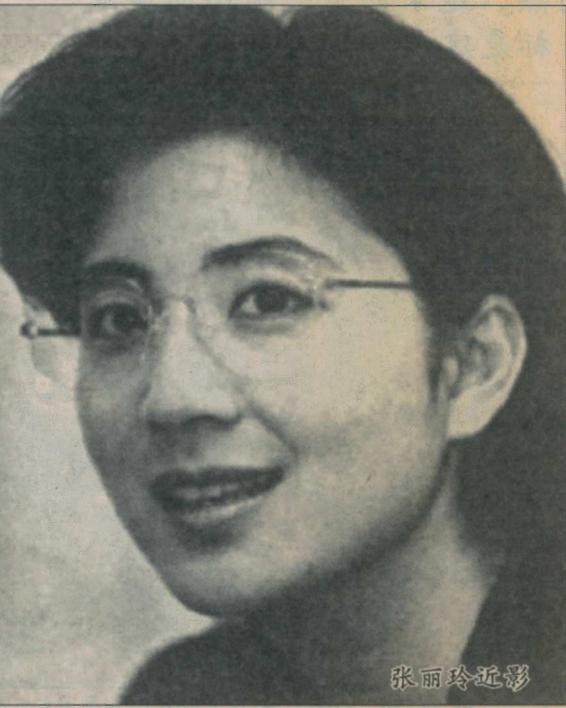
起初,横山并没有在意张丽玲的愿望。他深知,拍一部长篇纪录片,没有巨额的经费、庞大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。如果是NHK拍20集的纪录片,要花5亿日元和2年时间,要有摄像、灯光等一套人马。横山径直问张丽玲:你有资金吗?你懂摄制录像技术吗?你有人员吗?张丽玲老实承认,我什么也没有。横山冷冷对她说:那你是异想天开!初次见面毫无结果。

应该说,她在困难的时候总是出现奇迹。她的热情终于感动了横山。他在第二个星期给她电话,答应借给她摄像机并派出摄像人员,但他不是一流的。因为在日本,一个好摄影师加设备,日工资要15至18万日元。张丽玲说,不要说不是一流的,就是五流六流的,只要能把人放进镜头,这镜头就有意义。

从此,张丽玲的生活完全改变了。她平时在公司上班,星期六、星期日围着东京到处跑。最后她连下班的时间也充分利用上。妹妹说她像吃了兴奋剂。她自己说,以前她不吃安眠药不能入睡,拍摄以后,屁股沾到哪里,3秒就睡着。每天都在“感动与兴奋中度过”。

“为什么?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说实在的,我就是想干。”她说,“人们在日本,为生存已经精疲力竭。但我总觉得人生应该实现一种意义。为拍这部纪录片,我已经花了6400万日元,但我觉得用

张丽玲近影



在黄金时间播放这部大型多集纪录片。这几年,她的摄制组拍了66个中国人的故事,整个片子包括几百个在日中国人。很多人都是连续几年跟踪拍摄,共800多盘。我看了一段样片,觉得被摄人物虽然都是普普通通,但却让人心动。主人公中有一位在日打工8年未曾归国,一心只为女儿能到美国留学。而留在上海家中的妻子要担起所有家务。有的人为补个学位,已过不惑之年仍在东瀛苦战。故事有血有肉,镜头呼之欲出。张丽玲告诉我,很多镜头摄影师是含泪拍摄的。

“留学生活是很短暂的一段历史。国家强大了,留学生可能会被忘掉。有些人会说这些人过时了,但我要纪录这些人,赶在历史忘掉他们之前。因为这些人可歌可泣,也因为我也是这个大潮的一分子。”

她这样诠释她的作品:“有人说,五四时代留学是为了救国救民,现在是为了个人挣钱。但谁能理解他们呢?他们再成功,也成不了外国人。现在国家的强大不靠武力,靠的是经济实力。这些人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。最终得到好处的还不是国家。”

“有人说在日中国人自私自利,但我理解这些人。我觉得中国人美好的一面都在海外看到了。我们拍他们,给他们钱,他们绝对不要。”

“现在日本人对中国坏的印象多,比如偷渡、杀人什么的。但这个片子拍得表现了中国人的美好。富士电视台的制片人横山先生说,这个片子应该给日本人看看。”

张丽玲说,人到了海外,沟通问题到老都会有。不论多么成功,他不会变成外国人,永远只是一个中间人。这种痛苦至死都不会消失。她总结道,她的工作是一种促进沟通,加强理解的工作,不论拍纪录片,还是播放祖国的节目,目的都是一个。

